

花 样 年 华



这是 70 岁的老父亲讲给我听的。故事的主人公，是父亲小学的同学。他们多年不遇，一天，老同学突然找过来。

两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在秋日的黄昏下，执手相看，无语凝噎。岁月的风，呼啦啦吹过去，就是一辈子。

他要跟我父亲讲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，不可以对妻讲，不可以对儿女讲，不可以对亲戚朋友讲，唯一能告诉的，只有我父亲。

父亲取出家里唯一一瓶陈年老酒，我母亲炒了一碟花生米和一碟鸡蛋，他们就着黄昏的影子，一杯一杯饮。

夕照的金粉，洒了一桌。我父亲的老同学，缓缓开始他的叙述。

40 多年前，他还是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，额角光滑，眼神熠熠。那时，他在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，课上得极有特色，深得学生们喜爱。

他早早地结婚，奉的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女人是邻村的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性格木讷，但是，长得腰宽臀肥。

父母极中意，这样的媳妇，干活儿肯定是一把好手，会生孩子，能旺夫。他是孝子，父母满意，他便满意。

婚后，他与女人交流不多。平时，他吃住在学校，周末才回家。到了家里，多

半无话。他忙他的，备课、改作业；女人忙女人的，鸡鸭猪羊一大堆，地里的庄稼活儿也多。女人是能干的，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。对这样的日子，他没有什么可嫌弃的，直到他陷入一个女学生的爱情中。

女学生是别班的，19 岁，个子高挑，性格活泼，能歌善舞。学校的元旦文艺演出，他和她分别是男女主持。她伶俐的口才，洒脱的台风，让他印象深刻。他翩翩的风采，磁性的嗓音，让她着迷。

以后，他们渐渐走近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见到她，他是欢喜的，仿佛暮色苍苍之中，一轮明月突然升起，把心头照得华美透亮。看见他，她更是欢喜，满世界都是金光闪闪的。

她悄悄给他织围巾和手套，在家里做了雪菜烧小鱼，带给他。课余时间，他们一起畅谈古今中外名著，一起弹唱唱歌。花样年华，周围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甜的。

他们相爱了。女学生毕业的时候，他犹豫再三，回去跟女人提出离婚。女人低头切猪草，静静地听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回学校之后，女人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晴天里一声霹雳，就这样轰隆隆炸

下来，他的生活从此无法复原。

女学生悄然远走，像一粒尘土掉进沙砾中，转瞬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背负“陈世美”的骂名，默默地独自生活 10 年，方才重新娶妻。

妻是外乡人，忠厚老实，不介意他的过往。

冲着这一点，他对妻终生感激。很快，他有了儿子。隔两年，又有了女儿。

儿子渐渐大了。女儿渐渐大了。小家屋檐下，他勤勤恳恳。年轻时那场痛彻心扉的爱情，早已模糊成一片烟雾，偶尔飘过来，他会怔一怔，像想别人的事。女学生的面容，他亦记不起了。

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还会重逢。当年，她与他分手时，已经怀上他的孩子，他没告诉他，一个人远走他乡，生下了儿子。因为念着他，她一直没结婚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独自抚养大儿子。儿子很争气，一路读到博士，漂洋过海，去美国创业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生意做得如火如荼。

她把一切对儿子和盘托出，携了儿子前来寻他。

老街上，她与他不期而遇。隔着人群，她一眼认出他，走到他的跟前，颤抖着问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

他傻傻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华贵的妇人，摇摇头。

她的泪落下来，纷乱如雨。她只说一句：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女学生吗？”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。

他只听到哪里“啪啦”一声，记忆哗啦啦倾倒下来，瞬间把他淹没。

他以为自己已经遗忘，不料轻轻一触，往昔便如杨絮纷飞，漫山遍野都是。

她说，等了一辈子，只求晚年能够在一起，哪怕不要名分，就砌一幢房，傍着他住，日日看见，便已心安。或者，他们一起去美国，和儿子在一起。

他的心被绞成一片一片，他多想说：“好，我不会再让你等。”他却不能。他有妻在家，他不能丢下。

她怅然离去。不久，美国的儿子来电，说她走了。来见他时，她已身患绝症。

她一再关照儿子，每月记得给他寄钱。

他躲到没人处，痛哭一场。曾经的花样年华，都当是一场梦。

回到家里，妻端水上前，惊问：“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”

他答非所问，环顾左右，说：“饭熟了吧？我们吃饭吧。”

(据故事网)